

世界史通俗演义丛书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世纪政教演义



中世纪政教演义

孙光英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燕 封面设计/陈 默 责任印制/张 凡

贺璋瑢 著 (川)新登字 014 号

中世纪政教演义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电话:(028)5223875—62526 邮编:61006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25 插页:4 字数:380千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7-5614-1542-7/I·203

定价:22.00 元

目 录

第一回	天命在蛮族开篇 气数尽罗马终曲	(1)
第二回	克洛维皈依基督 帕提克远播福音	(2)
第三回	断尘念一心事主 谋大略韬晦无声	(24)
第四回	美人远嫁和亲联盟 少年传教诚笃有方	(36)
第五回	矮子丕平称帝献土 君士坦丁受洗赠礼	(48)
第六回	爱无寄了绝尘缘 强争雄自食其果	(62)
第七回	山鹰谋反好梦不长 查理平叛荣耀无量	(75)
第八回	善征战奥托扬威 入罗马新皇加冕	(88)
第九回	欲海无边回头是岸 无路在即苦行有救	(99)
第十回	贪口福两教皇丧生 遭报应一红颜殒命	(111)
第十一回	三朝元老应运登宝座 享利四世决意抗教皇	(121)

第十二回	教皇遭劫有惊无险 皇帝披麻动地感天	(132)
第十三回	弄巫术亨利四世得手 逃异地格里哥利遭殃	(143)
第十四回	求一统策动圣战 谋扩张另觅新欢	(154)
第十五回	克莱门特一命归阴 腓力二世好梦难圆	(165)
第十六回	为称帝王子弑父 拒加冕主教被禁	(176)
第十七回	争权杖皇帝又动干戈 求和解教皇再鼓巧舌	(187)
第十八回	遭火刑美梦成灰 求加冕心机用尽	(198)
第十九回	胁迫老教皇一朝得手 远征意大利几度败绩	(209)
第二十回	腓特烈忍辱吻双足 老主教惜才荐新主	(220)
第二十一回	英诺森即位锋芒小试 安诺德受封昙花一现	(232)
第二十二回	德国两雄鹬蚌相争 罗马教皇渔翁得利	(244)
第二十三回	拜占庭沦陷遭劫掠 大主教上任受挫折	(255)
第二十四回	观虎斗教皇得利 抗淫威异端渎神	(266)

第二十五回	退大兵雷蒙负荆请罪 救生灵罗热只身议和	(277)
第二十六回	灭异端多明我献计 受恩宠腓特烈登基	(288)
第二十七回	众叛亲离奥托拔剑自尽 昏庸无能约翰失地损兵	(299)
第二十八回	儿童十字军闹剧一场 法王鸳鸯配恩怨未了	(310)
第二十九回	英诺森归西教廷失势 法兰西抗旨国王称雄	(321)
第三十回	刮民财教皇处心积虑 杀主教国王肆无忌惮	(332)
第三十一回	得民心国王威震四方 滥施虐教皇束手就擒	(343)
第三十二回	受羞辱卜尼法斯丧命 遭暗算圣殿骑士落网	(354)
第三十三回	失尊严寄身阿维尼翁 争疆土爆发百年大战	(366)
第三十四回	大博士荣辱莫测 小修士苦命早定	(377)
第三十五回	抗邪恶富贵不淫 卫真理威武不屈	(389)
第三十六回	悲千古胡斯血化圣火 咒万世教廷风雨飘摇	(400)
第三十七回	遭瘟疫国王远征败北 严道德神父弄权施暴	(412)

第三十八回	丧心病狂修士终上绞架 穷奢极欲教皇一命归天	(424)
第三十九回	剥画皮教廷声名狼藉 创新教路德独领风骚	(435)
第四十回	创新教一度受挫 建大业万世传名	(447)
第四十一回	遵父命亨利王娶嫂 遭厄运凯瑟琳被逐	(457)
第四十二回	逆潮流玛丽女王镇压新教 顺民心伊丽莎白大业初成	(468)

第一回 天命在蛮族开篇 气数尽罗马终曲

话说公元 5 世纪中叶，即罗马帝国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时，一位名叫奥勒利乌·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教父写过一部书，名曰《上帝之城》。据称这部书按神启预定而录，它记载了“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对抗与争斗，^① 并预言世俗之城的衰落和上帝之城的胜利。

且不说这位教父的预言是否神启，也不管这两城的胜负如何，但一千多年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对抗史却不幸被其言中……

话说公元前 8 世纪左右，意大利中部第伯河出海口附近出现了一座城池，据传是希腊的爱神之子、特洛伊的英雄伊尼亞的后代所建。时隔不久，王族中发生了王位之争，国王被其弟所杀，公主西尔维亚被迫出家当了祭司。

一日，风和日丽，西尔维亚到第伯河边去打水，被多情的战神马尔斯看中。五月骄阳，绿水依依，第伯河边这对恋人得了一对孪生子，兄唤名罗慕路斯，弟唤名勒莫。不幸的是，西尔维亚身为祭司，必得保持处女名份，为此而不得不将二子弃之野外。

^① 所谓被上帝选中而得救者入“上帝之城”（地上的代表是教会），被上帝抛弃者则进“世俗之城。”前者服从教会权力，后者服从政治权力。

也许出于天意，二子被一母狼所养。兄弟俩长大后杀死了当国王的叔叔，但却为新建城池用谁的名字命名时而发生争执，哥哥一气之下杀死了弟弟，并以自己的名字为新城命名，取名罗马。

这美丽而神奇的传说是否可信，看官自己忖度。不过，所谓传而有假也传而有真，它倒是道出了罗马人的远古渊源。作为战神的后裔，被母狼喂养大的罗马人以尚武善战、刚毅坚强而著称于世，以至于这个小小的罗马城邦在几百年内迅速扩张为横跨欧、亚、非的“日不落帝国”，罗马城也号称为“永恒之城”。然而，所谓盛极而衰，乐极生悲。在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腐朽已初露端倪，且一发不可收拾。大批罗马贵族成天纸醉金迷，沉溺于澡堂妓院，挥金如土。一时间财政吃紧，压迫日盛，奴隶起义，军人政变，农业衰落，商业萎缩，城市萧条，民不聊生。而就在这个古老而衰朽的帝国风烛残年之时，一匹充满野性、两眼发红的荒原狼——蛮族——正向它扑来。

以文明人自诩的罗马人称不开化的日耳曼人为“蛮族”，它包括多瑙河以北的哥特人、莱茵河以东的法兰克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哥特人多少还受过些罗马影响，其余人等皆近于原始人。这些人过着半游牧的生活，长年累月赶着畜牧群逐水草而居，对农业毫无兴趣，只是让奴隶去从事耕作。这些人尚武好斗，强健剽悍，人人都是武士，民族就是军队。

这些流浪的日耳曼人早就想在帝国境内定居了。除了他们天性好斗，善长劫掠外，帝国土地的肥沃、水土的温和、城市的富庶、还有罗马贵妇的娇媚，样样都使他们垂涎三尺。在帝国强盛之时，入侵的蛮族大都只是在外围骚扰而已，但公元3世纪以降，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此刻的罗马人爱国尚武的精神已日渐消退，加以连年内战，精力萎靡，人民厌战，因而帝国的军队中便

招募了不少的蛮族。谁料想这不经意的一举完全是引狼入室，甚至从前操在罗马人手中的指挥权也渐渐转移到蛮族将领的手中。与此同时，大批日耳曼人开始在罗马境内定居，这种渗透运动到4世纪更形尖锐，不久皇帝便公开允许蛮族的整个部落占领那些人烟稀少的省份了。

在国境的另一边，入侵之势也逐渐增长。原来在公元初，中亚和东欧、北欧的半游牧民族，开始了广泛的迁移运动。好战的匈奴部落被中国汉朝的皇帝驱逐得被迫西向。于是后浪推前浪，他们所到之处的居民又被迫离乡，给原栖居于罗马帝国边境的日耳曼族以强大的压力，使之不得不加紧了对帝国的入侵。

公元406年，蛮族入侵的浪潮如洪水一样铺天盖地而来，防守莱茵河及多瑙河的罗马军队全面退却，如大堤溃决一般。这年6月，著名的西哥特勇士阿拉里克率军直逼罗马城。罗马帝国的司令官斯提里哥拼死而战，方拒蛮族于城外。

且说这一日，阿拉里克正在营帐内喝酒解闷，忽听部下来报，有一位自称是罗马将军的人前来求见。阿拉里克连忙请进并起身迎候。只见来人身着罗马将军服，虎身铁面，威风凛凛，使人望而起敬。来人不是别人，正是罗马司令官斯提里哥。

原来，斯提里哥虽打了胜仗，但心中却明白这只是暂时得手而已。蛮族军队气势正盛，而罗马帝国已千疮百孔，不祥之云总在头上。于是，他决定和阿拉里克联盟，以阻挡更可怕的匈奴人的入侵。

待斯提里哥落座以后，二人寒暄客气一番。斯提里哥见这阿拉里克大大头圆眼，目光亮堂，是个豪爽痛快之人，便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提出结盟一事。并令随从献上400磅黄金，还许

诺将罗马的一个省送给西哥特人。阿拉里克目睹闪闪发光的黄金，想到罗马的沃土，眼更圆了，遂饮酒结盟，不在话下。

不料，用心良苦的斯提里哥却受到了罗马贵族的攻击，他们到处造谣，说斯提里哥想利用西哥特人来推翻皇帝霍诺留，让自己的儿子当皇帝。无能的皇帝霍诺留竟听信了谣言，将斯提里哥拘禁到阴森森的地牢里，并将与斯提里哥同行的几名军官残酷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对此，斯提里哥的部下愤慨万分，一夜之间，就有三千人投奔了阿拉里克。可怜斯提里哥这个堂堂硬汉，一代将军，受尽种种酷刑折磨，三年之后，悲惨地死于地牢。消息传到阿拉里克那里，他磨刀霍霍，发誓要替斯提里哥报仇，血洗罗马。

却说公元 410 年夏天，罗马城一会儿天低云暗，一片阴沉，一会儿又烟消云散，晴空万里；忽明忽暗的天空，频频划过一道道闪电，使人眼花缭乱，惴惴不安。有几个夜晚还出现了不吉利的慧星，它那阴冷逼人的光芒使群星暗淡，令人生寒。目睹这一切的罗马人都在划十字祈祷，谈论这不吉利的征兆，忧心忡忡地渡过一个个难眠之夜。

不几日，一个可怕的消息就传来了，阿拉里克的军队占领了离罗马不过二十公里的海港奥斯提亚，夺取了从非洲运往罗马的全部粮食。人口众多的罗马，立刻被可怕的饥馑所威胁，每人每天的口粮从半磅减到了 $1/4$ 磅，最后完全停止了配给。在饥饿的阴影中，死神将瘟疫带到这个巨大的城市，成千上万的人相继死去。面对这样的情势，皇帝霍诺留万般无奈，只得屈尊亲自到阿拉里克那儿去求和，最后达成协议：罗马献出黄金 5000 磅，白银 3000 磅，绸料 4000 块，胡椒 3000 磅；此外还派若干名贵族

到西哥特人那里去做人质。西哥特人则解除对罗马的包围，并允许罗马人到奥斯提亚港口去购买粮食。

皇帝和阿拉里克签订和约的消息传到罗马城，人们喜出望外，跪在祭坛前赞美上帝。可谁知皇帝等援兵和粮食一到，就撕毁和约，派兵偷袭西哥特人的军队。这下子可激怒了阿拉里克，他对天发誓，一定要杀死霍诺留，血洗罗马城。

公元410年8月24日，残酷的战斗开始了。罗马城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入夜，又下起了倾盆大雨，雷电交加。西哥特人乘机围攻罗马，城里久已盼望解放的罗马奴隶，在黑暗中打开了城门，这个被夸耀为“永恒之城”的罗马就这样陷落了。皇帝霍诺留仓皇出逃，迎面碰上了阿拉里克，阿拉里克大喝一声，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洗劫，罗马几乎变成一座空城。

经过这次浩劫，西罗马帝国犹如一个苟延残喘、不堪一击的老妇。时过四十年，帝国的行省已先后被日耳曼人占有。不久，匈奴人也出现在罗马的门口。一位拉丁历史学家曾对匈奴人有这样的描述：

“他们的野蛮残虐出乎人意料之外，他们的身体短小精悍，上肢特别宽大，头大无比，为了阻止胡须生长，弄得满面疤痕，真不知他们是人还是野兽！他们在马上生活，在马上开会，在马上买卖吃喝，连睡觉也是伏在马颈上……他们不起火烧饭，只是将肉放在马鞍上以臀蹂躏，然后带血啖食……他们神出鬼没，疾驰如飞，善于射箭，箭头是用兽骨制的，同铁制的一样坚硬，有着同样的杀伤力……他们好像生来只为扰乱破坏一样，夸称自己的马蹄过处，草木不生。”

且说匈奴人的首领名阿提拉，他身材不高，下肢粗短，上半身又宽又厚又肥，脸上尽是疤痕，厚厚的嘴唇边覆盖着浓密的胡须。他常常眯着一双小小的三角眼，时不时闪出两道凶狠狡黠的光来，使人总想起黑暗荒野中的狼。阿提拉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幼年时曾做过人质。当了匈奴王之后，凭借恐吓和诡计，竟将生活在莱茵河和里海之间的各民族置于他的麾下，他梦想以匈奴帝国代替罗马帝国，作为他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公元 451 年 6 月，阿提拉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渡过了莱茵河，他们到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阿提拉自称是“天鞭”——即天主的鞭子。他骑着一匹鬃毛倒竖、不断嘶鸣的枣红色战马，挥舞宝剑，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大队的人马分列在他的两旁和身后，他们个个满脸通红，眼珠翻鼓，声嘶力竭地叫嚷着向前冲杀。一路上所向披靡，无人敢当。

6 月 12 日，阿提拉率军来到巴黎城外，准备攻城。很多巴黎人惊恐万分，准备弃城逃生。在这危急关头，巴黎的主教热诺亚勇敢的站了出来，他用双手当喇叭，骑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匹老马，走遍全城，高声喊道：

“谁愿意逃亡，谁没有作战的勇气，任他逃亡吧。至于我们，却要热切地祈求上帝，他会俯听我们的恳求的。主啊，保佑我们吧，保佑您的子民吧！主啊，惩罚那些滥杀您的无辜子民的残忍的异教徒吧！”

全城人都被他热切悲壮的话语感动了，他们长久地跪在地上，不停地在胸前划着十字，仿佛全然不知即将临头的灾难。

据说阿提拉听了探子的来报后，一声未吭，沉默了好半天。突然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阿提拉的兵士们一个个淋成了落汤鸡。一个传令兵来报，前去了解巴黎地形的十来个兵士遭雷击

而亡，无一幸免。阿提拉倒抽了一口凉气。良久，他上马挥鞭，率军转而围攻奥尔良去了。

且说奥尔良城有一位主教，名阿尼盎，他身材矮小，体质孱弱，瘦削的脸庞上却长着一双深幽幽的硕大的眼睛。阿尼盎雄辩善言，布道的声音时而排山倒海，时而温婉亲切，连许多异教徒都争先恐后地来听他的布道。在全体奥尔良人的心中，他的威望是无与伦比的。

阿尼盎听说阿提拉即将率军攻打奥尔良，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强撑身子几次走遍全城，鼓励人们奋起自卫。末了，他爬上城墙，不停地在胸前划着十字，在充满神秘恐怖的寂静中喊道：

“兄弟们，城在人在，上帝同我们在一起！我们必须万众一心，浴血拼命，与奥尔良共存亡！”

全城男女老幼有的举起了石头，有的拿起了棍棒，有的甚至下了自家门板，他们下定决心，誓与城市共存亡。城墙下排列着数不清的敌人，一望无边，把大道挤得水泄不通。刀枪剑戟，寒光闪闪，有如浮云蔽日一般。在一场艰巨的、力量悬殊的博斗之前，人们的心情格外紧张。

突然，只听得阿提拉一声怒吼，匈奴军队象潮水般地向奥尔良城涌来。这真是一幅悲壮的场面，一边是骑马挥刀、红了眼的军队，一边是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市民。奥尔良人英勇无畏，但是力不能支，在疯狂般的厮杀中纷纷倒下，鲜血染红了大地。正当城要陷落的时候，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不知谁惊叫了一声：“看哪！”交战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去，只见一只大山鹰在空中飞翔，羽毛雪白，头和颈部闪着金光，还有一道光环围绕着。巨鹰一声尖叫，人们吓得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巨鹰朝着匈奴人飞去，对着匈奴人鸣叫，并向匈奴人

啄去，似乎预感到可以饱餐他们的血和肉了。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阵嘹亮的军号声传来，奥尔良人远远地看见一支援军正朝这边开来。原来那是一支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联军，面对匈奴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又联合了起来。联军先进攻敌军主力，接着攻击两翼和后备，奋力砍杀敌人。匈奴人顿时陷入绝境，处处碰壁，进退两难。许多奥尔良人也手持大刀、棍棒、石头等武器，冲出城门，两下夹攻，敌人死伤无数。阿提拉拼着性命，冲开一条血路，率领残兵败将退到莱茵河彼岸。

且说三年之后，阿提拉又率军入侵意大利北部，向罗马推进。一路上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兵临罗马城下。面对来势汹汹的匈奴人，皇帝和元老院除了派人求和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但派谁去求和呢？这一使命非同小可。斟酌再三，皇帝决定请罗马城的主教奥良当此重任。

奥良主教在罗马城可是个享有盛誉的人，他原是个富家子弟，年轻时很放荡，经常和罗马城的妓女们鬼混。后来，据说在上帝的感召下，在神父麦提斯的劝导下，他放弃了罪恶的生活，皈依正道。这个原本聪明绝顶的人，读过不少书，没多久，他的才华就在讲道中充分显示了出来。他对主曰圣经的讲解尤其美妙，吸引了大批听众，并使许多异端者皈依了正教，因而赢得了“金口”的美名。此外，他还亲自照料麻疯病人，三天三夜不吃不睡，并不惜卖掉教堂的圣器以赎回被蛮族掳去的人。他的圣德善行，罗马城里的妇女儿童有口皆碑。

当皇帝的特使到教堂向他讲明来意后，主教大人欣然允诺。他独自上马前往，与阿提拉在离罗马不过六七十里路的曼都亚小镇相遇。当奥良主教被引入大帅行帐时，阿提拉立即被来者的气

度所震慑了。抬眼望去，身着黑色长袍的主教大人气质非凡，明亮的眼睛坚定、自信而热情，不慌不忙的步态透出无畏从容之气。他上前十分得体地行了一个礼，还未开口，阿提拉就抢先说道：

“主教大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来劝我退兵的吧。”

“不错，请您命令您的军队赶快停止对罗马的进攻吧。”

“我若即刻退兵，您的上帝将会给我什么好处呢？”阿提拉狡黠地问。

“上帝将会为您祝福。”奥良主教严肃地答道。

阿提拉仰天哈哈大笑起来，嘲讽道：

“主教大人，您的上帝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他在哪儿呢？他的祝福对我又有何用？”

“上帝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是唯一的和全能的，至善的和至公的，每个人都逃脱不了末日审判……”

“想想吧，阿提拉。”顿了一会儿，奥良主教继续道，“你攻进罗马城，毁坏这座古老神圣的城市，屠杀无辜的人民，使得昔日的光荣之城变成一片废墟。上帝是绝对不会让你来充当他的鞭子的，他会夺过这个鞭子的……许多年以后，一旦罗马人真诚忏悔，呼唤他们的上帝，情况就会好转。你和你的后代将会可悲地被逐出罗马城，到处流浪，你的灵魂在地狱里将经受永生永世、永无休止的煎熬……”

阿提拉沉默了好一会儿，也许他想起了在巴黎城郊他的士兵惨遭雷击，想起了在奥尔良城郊上空出现的那只大山鹰……突然，他话锋一转：

“主教大人，您孤身前来，难道不怕死吗？”

“死有何惧。我在这世界上本是一个异乡人，我为我主而生，

为他而工作，长久地向往着他，死亡能使我提前接近他。”

罗马主教的话使阿提拉微微一震，他惊愕道：

“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我阿提拉面前说过这样的话。”

“那显然是你从未跟一位主教打过交道。信上帝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其他便一文不值。刀剑、猛兽、铁爪，与其说使我们恐怖，还不如说使我们快乐！”

这一夜，阿提拉与奥良主教踏着月光，沿着曼都亚小河漫步，亲切地交谈。四周显得那样深邃寂静，只有河水的细浪轻轻地拍打着堤岸。俩人透过月光和阴影遥望远处蓝色的群山和它下面的小城区，遥望月光如水的广场和广场边的大教堂。教堂的塔顶闪闪发光，而街道和楼房却阴沉灰暗，一切都处于光亮与阴影的交织之中。再看看被损坏的石桥和银波荡漾的河水那边，明亮的月光自由地洒在花园和金黄色的麦田里，在地平线上还隐约可见被乳白色的雾所笼罩的葡萄园。

他们都沉浸在眼前的迷人之景中。阿提拉更是感到在自己体内，有一种新的东西在滋生，在成长。奥良主教的字字句句就像点燃了一盏灯，使他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从未见到过的新奇而纯净的世界。

当他们分别时，奥良主教把自己脖子上的十字架送给了这位匈奴人的首领。阿提拉依依不舍地将主教送出很远、很远。回营后，阿提拉下令放弃了原来的计划，率军而返。

第二年春上，奥良主教听说阿提拉突然患病身亡。据说临死前，他艰难地用一只胳膊按在床上，支撑住整个身子，另一只胳膊伸向空中，奋力呼喊：

“主啊，宽恕我吧，请接受我这颗有罪的灵魂吧！”

他的脖子上依然带着奥良主教送给他的十字架。奥良主教怀